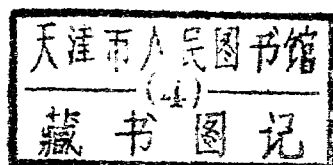


汪敬熙著

雪夜



夜 雪

著 熙 敬 汪

海 上

行 印 館 書 圖 東 亞

1 9 2 5

雪夜目錄

自序.....一

雪夜.....一

一個勤學的學生.....七

砍柴的女兒.....一九

死與生.....二三

癩子王二的驢.....三二

怎樣辦呢？.....五一

月下.....五七

春梅.....六五

夜 雪

錄 目

2

校長.....七九

雪夜自序

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兩年之中，我曾作了七篇短篇小說。這七篇都發表在新潮上。今年我又作了五篇，其中三篇發表在現代評論之內。有二是新著，沒有發表的。現在由新潮內選出四篇，加上今年的五篇，集成這本短篇小說集。即以第一篇小說的名字——雪夜——名這本集子。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着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只求描寫的忠實，不摻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麼批評人

生的意義。我只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什麼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如果讀者以爲我描寫的不忠實，這種批評是我所極樂受。

讀者的意見，我現在是不曉得。我自己對於這些篇小說，是極不滿意的。雖是懸了「忠實描寫」四個字爲鵠的，我實際的成就，却是離這鵠的還有一萬里遠哩！

我自己覺得我的觀察力不足，眼光太鈍，太狹。不能以銳利的眼光看出一種經驗的真相，描寫是自然不深，自然只限於表面的現象。不能以寬廣的眼光看出一種經驗的全體，描寫是自然太窄，自然只限於經驗的一面。我自己覺得我的幻想力也是太弱。因而我不能設身處地的想，某種人在某種情形之下所感如何。有了這些缺陷，我的描寫怎麼樣能忠實呢！

我以為在中國現在，實在是有種種有趣的人生經驗，可以描寫。只要肯留心觀察所遇的各種人之行為，做短篇小說的材料實在是很多的，並且是很好的。可惜現在國內做小說的人大多數是只憑着一己的經驗，一時高興起來，動筆去做。肯隨時留心觀察和記載平日所見的妙人，所聞的妙話，所遇的妙事，為日後做小說用，實在是沒有幾個人。然而非平日留心觀察和記載，小說的材料，是難得找，並且是難得好。沒有好的材料，怎樣能有好的小說！

我現在才覺得平日留心觀察和記載的重要。我因為有了上述的種種缺陷，就是平日留心觀察，及記載下所見之事實，也恐怕做不出好小說。並且我現在——說句文謾謾的大話——是因為「道不行」，將「乘桴浮於海」了。老實說句粗話呢，就是我國為在國內混不住，將到外國討飯吃去。這一法，不

知幾年方才回來。就是想留心觀察和記載國內各種人的行爲，在最近幾年內，也沒有機會了。

我自己是沒有多大希望。我希望那些富有做小說的材幹之人，肯留心觀察和記載，積有豐富的材料，然後運用他們的幻想，做出一些好的短篇小說來！

序

一九二五，八月，北京。

雪夜

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城裏下大雪，清晨初落的時候，是小片；到了傍晚，便成團成球的落起來了。

雪 夜

後門裏前廠大院有一所破房子。他的天門是掩着。門樓門牆已坍塌不堪；上面都被雪蓋滿了。院內只有三間北屋還有人住；然而雪壓着也有要倒的樣兒。北屋的門也是掩着。屋裏很破爛。炕上有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映着四面煙薰黑的牆，更覺得異常暗淡。燈的西面有一個男子，躺在那裏，就着燈吸鴉片。這個人約有四十餘歲，很瘦，面色黃黑，如同他屋裏糊牆紙一樣。蓋着一床七穿八洞的薄棉被。用個鑽空的罐子，上面加了根竹筒，當做煙槍。將煙火燒成的泡子，按在孔上，慢慢的吸。正吸的高興，忽然覺得天氣更加寒

冷就把被子裹緊些。等了一會兒，比前更加冷了。他下了炕，尋得幾個煤球放在炕爐裏頭，依然上炕噴雲吐霧去了。

忽然大門響，接着房門一開，走入個中年婦人和個十三四歲的女孩。那男子見他們進來，便問道：「今天要了幾個大？」婦人答道：「三百！」看見那男子吸烟，立刻現出驚訝的顏色，趕緊接着問道：「你又抽煙啦！煙從那兒來的？」「今天下午晚，我到了張總管用的王二那裏，找了些烟灰來。這是雲土的二灰。味兒還好。這些又夠吃幾天的了。」婦人聽了一聲不響，走到炕邊，把炕爐拉出來，將午飯吃剩的白薯小米粥澆在上面。

鍋剛放好，他聽見外面打門，立刻叫他女兒道：「大妞！快去開門去！你哥哥回來了。」大妞跟着她哥哥進來了。

她哥哥約有十五六歲，身體短小，形容乾枯。走進的時候，彎着腰，縮着頭，

兩肩聳起；冷的口裏直吁氣。

他母親見了他問道：「虎兒！你收了車啦？今天剩了幾吊？吃了飯沒有？你喝了酒啦？」

「今天拉了七吊三。除去車費，剩了五吊三。天氣太冷，喝了些酒。吃……」虎兒說着便坐在炕上了。

那男子聽說喝酒便大怒，把烟槍放下，罵虎兒道：「好呀！這樣冷天，我在這裏沒有一點兒酒喝；你反到在外頭自自在在灌起來了。以後再這樣辦起來，還了得啦！」

虎兒的母親向他說道：「你又抱怨他了！孩子沒有衣服穿；在外面喝點酒避寒氣。也不算什麼。值得這麼罵麼？」隨着又向虎兒問道：「你吃的什麼？」

「烙餅！一共用了……」

他父親又罵道：「更好啦！你爹媽在家裏喝白薯小米粥；你在外頭倒吃烙餅！好！現在你就這個樣兒。再待幾年，你人大，心也大了。還許把我們老兩口兒趕出去呢？」

那婦人也氣憤着說這「得啦！得啦！虎兒天天拉車掙了錢來養你，你還罵他。只許你整天抽大煙，不許他喝點兒酒。你想想這三年你掙到家裏幾個大？你不給孩子好東西吃；反教他來養你。還今天罵，明天打呢？得啦！別罵啦！」

那男子聽了，便唉了一聲，咕嚕着說了幾句。仍就拿起烟槍，吸起來了。

那婦人不理他，仍就問虎兒要他所剩的錢。虎兒把剩的四吊錢交給他母親；眼裏含着淚，抽抽噎噎的說道：「今天吃的餅太鹹；忘了喝水。等到收車

的時候，走到東斜街北頭，渴極了。砸開馬槽的冰，喝了點涼水。現在肚子很痛。」

粥開了。大家都在炕上吃。將吃完的時候，虎兒的母親從鍋上把鍋拿下來。一見鍋裏的火小了，就找煤球。虎兒的父親便告訴他，煤球沒有了。

他立刻叫大妞去買。虎兒的父親說道：「外頭冷。虎兒喝了酒，叫他去！」

虎兒便拿了錢，下了炕，去開房門。房門一開，恰恰的外面一陣旋風迎着

虎兒一吹，帶進來了許多雪花。虎兒打了一個戰，就冒着風雪出去了。屋裏

的人也都打了一個寒噤。虎兒的父親便罵虎兒不小心。但是他罵的時候，

虎兒已經走遠了。

粥喝完以後，虎兒的母親收拾傢伙；父親看着大妞燒烟泡。忽然聽見遠

處的有汽車走的聲音，大妞的母親便嘆道：「唉！虎兒能替人管汽車，像德老

「三一樣，我們就好了！」

大妞燒了幾個煙泡，虎兒還不同來。鍋裏的火更暗了。大妞的母親便

叫大妞道：「大妞！你快去迎一迎你哥哥。他要再不來，鍋子就滅啦！」

大妞的父親也接着說：「虎兒辦事老是這樣！可惡！」

大妞才一出門，就聽見他喊：「哥哥！哥哥！你怎麼樣啦？為什麼倒在

地下？你……你……你……」

雪 夜

屋裏的兩個人都嚇了一跳。那婦人便連忙跳出去了；那男子仍舊自己燒煙泡兒。

這時候，外面的雪越落得緊了；遠遠的又有一輛汽車鳴鳴的叫！

一個勤學的學生

夜 雪

在高等文官考試末一次出榜的頭一天的夜裏，丁怡躺在學校宿舍裏的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打過四點鐘，他困極了，方纔能合上眼，朦朧睡去。早晨打六點鐘的時候，他却又醒來，掀開帳子一看天已經明了。他便急忙穿上衣服；下了床；喊校役。他喊了一大會兒，才來了一個衣服不整，剛起床的校役替他沏臉水。他洗完臉，也沒有吃點心，就往學校去了。

學校同宿舍一樣，也是纔開了大門。丁怡進門之後，一直走到教務處。看見教務處內只來了一個職員，他就向這個職員要請假簿。這個職員聽他要請假簿，立刻現出詫異的神氣，問道：「丁先生！你從來不告假的呀！爲什麼今天大清早兒，就跑來請假呢？」丁怡紅着臉啊啊了幾聲；纔慢慢的答道：

「因為……因為有點要緊的事，一早就要出去。」丁怡拿到了請假簿；看了一會；請那職員教給寫法；草草的寫完了；把筆一丟；便離了教務處。

丁怡出了學校的大門，僱了一輛洋車，到國務院門口去看榜。起初他總嫌車子走的慢；他同車夫說道：「快快的走；多加你兩個銅板！」繼而他心裏想起考的時候的種種不得意的事體，惟恐不取，怕去看榜；就叫車夫慢一點兒走。後來他心裏跳的七上八下，甚是不寧，覺得還是早到國務院門口看着痛快；便又催車夫快跑。

車快到國務院了。丁怡坐在車上，覺得心跳的更利害了。他恍如前清時大車拉着往菜市口的囚犯，走的越近，心裏越難過。離國務院門口約有四丈遠，他在車上已看見牆上沒有貼榜。他立刻焦燥起來，叫車夫把車停下。他下了車，多給車夫四個銅子。車夫接錢的時候，一面發喘，一面不住的用眼

打量他，露出驚奇的樣子。

下車之後，他就在街上低着頭踱來踱去，候着發榜。他踱了兩個鐘頭，極尙未張。他正在那裏心裏發燥，忽然聽見一個人高聲叫他道：「小峯，你到那兒去？你怎麼不坐車呀？」他吃了一驚，抬頭看見他的一個舊同學剛剛在國務院門口下車，便連忙說道：「伯成，你幾時來的？你也是來考文官麼？」

「不是！我一個中學畢業生，那能同你一樣，有資格考呢？」

「那末，你到北京來做什麼呢？」

「在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裏，有點兒小事。」

「恭喜！恭喜！你知道今天什麼時候發榜？」

「下午四五點鐘。你一定是高中的。賀喜！賀喜！」

「那裏的話。我這次考不過碰碰罷了……啊……啊……你也該進去

了。我們分手罷。再見！再見！

「改日再見！」說罷，兩人相對深深鞠了一躬。

那個人進了國務院，丁怡叫了一輛洋車，拉他到前門。下車之後，他走到前門門洞裏，關帝廟恭恭敬敬的求了一枝籤。籤上面寫着：

「疑是復疑非，只恐心事違。」

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

他看了這枝籤不甚懂的。他又到亞柳康那裏占了一課。這課占的却是甚好。他便高高興興的回了學校。

吃過午飯，丁怡仍舊挪了書去上堂。在講堂上，他滿心想着照平常的樣子聽講和寫筆記；他心裏却是無論如何總是想考試的事情，鬧的他講既不能聽，筆記也不能寫。起初他還想用力使他的心不想關於考試的事，却是壓不

下。到後來他簡直忘記是在講室內了。他低着頭，對着書，心裏直想他擬的那篇內務部咨各省巡按使飭縣知事提倡林業的咨文當中的第二段，文章既不好，且又有一點兒不合公文體裁；他恐怕，看卷子的人以爲他公文不熟，是個沒有經驗的學生，就不取他；他心中着實後悔；他深恨當時不改這一段，以致爲一篇精心結撰的公文之累。他心裏又接着想，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他一句話，他一時答不出，幸而朱總長又說了一句，他方纔答出；他只怕朱總長以爲他不機警，少給他口試的分數，以致使他落第。想完了這件事，他的心又跑到求籤占課去了。

他照這個樣兒上了三堂。下了堂，就四點鐘了。他就慌慌忙忙的到國務院去。到了門口，他看榜已經貼出來了，有許多人圍在那裏看。他到的晚，身體又不高，站在後邊，簡直是看不見。他心裏急躁異常，遂拚命往裏擠。好

容易擠到榜前，他站的地方，恰恰是丙等末尾，看見沒有他的名字，他就橫着往右擠。他隨擠隨看，他看見許多同學都取了，榜上偏偏獨沒有他自己的名兒，他心裏就發起慌來了，臉上顯出失望的樣子；頭漸漸的低了；面色漸漸的白了；擠的也漸漸的慢了。他心裏却還以為看的的不確，便又用力往左擠。他一直擠到榜尾，仍然看不見「丁怡」兩個字。他知他確是落第了；頭越法低了，臉越法白了；腿軟了，幾幾乎蹶在地下。他定了一定神，不知不覺的還是慢慢往右擠。正擠着，他耳朵裏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老丁，你中乙等第十一名了！」他回頭一看，見是取在丙等的同學郝振基，便衝口問道：「真麼？」郝振基立刻拖他擠到貼乙等前一二十名的地方，叫他自已看。他看見乙等第十一名寫的是：「丁怡，二十八歲，口口省，口口縣人。」念了三遍，他方才知道，這確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的的確確是中了！他心裏即時大喜；他眼裏淚都

落下來了。他喜的把嘴微微的張着，翹起兩撇仁丹髯，露出黃牙，擠的兩腮上圍着嘴凸出一道一道的紋，顯出滿面的笑容；幾乎笑出聲來，並且也幾乎手舞足蹈起來。郝振基笑嘻嘻的同他說道：「從前我們兩個打賭，誰取了請客。現在我們都中了！你取在乙等；我取在丙等。你取的比我高。今天你先請我！」丁怡也笑迷迷的答道：「好！好！我們這就去！」他們兩個就擠出這一羣人之外，往前門去了。

已經夜裏七點鐘了。丁怡的宿舍裏的人都去了；各房間裏全是黑越越的沒有一點兒燈光。丁怡請客回來，走入他的房門，便纔痛痛快快的手舞足蹈的放聲大笑了一會兒。笑的跟他進屋的那個校役大爲驚駭。校役點起燈來之後，就連忙走出去了。丁怡見燈點了，立刻躺在他放在書檯前面的籐椅上，用手撫着仁丹髯，嘴微微的張着，滿面都是笑容。過了一會，他的手垂

下去了，嘴也閉了。他反而蹙着眉，額上顯出幾條深縐紋，低着頭，眼直直的向下看。他這個樣躺了一點多鐘之後，漸漸的眉頭開了，接着嘴也張開了，臉上又現出笑迷迷的樣兒。不到三分鐘，他忽然長嘆一聲，把臉沉下，仿佛像遭了大故一樣，又把頭垂着，將手搔着頭，縐着眉，默着兩隻眼睛，又在那裏出神。

在丁怡住的房間左近的一個學生來賀他取了高等文官。那個學生進了門，走到丁怡背後一拍他的肩膀，說道：「恭喜！恭喜！」丁怡嚇了一跳，轉回身來，向那個學生不知不覺的衝口說道：「乙等乙……」丁怡急忙改道：「僥倖的很！僥倖的很！」那個學生接着說道：「你這回考高等文官，同學那一個不說你是一定取的？你何必自謙呢？」丁怡回答道：「實是僥倖！末場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我一句話，我一時記不起，不能回答，幸而朱總長提了我一句，我纔能答出。險的很！險的很……」那個學生插着說：「大概朱總

長看你少年老成，像是甚有經驗，有心提拔你，所以這個樣吧！」丁怡搖着鬚子得意的笑着說道：「不要鬧……」丁怡擡了幾擡鬚子往下說道：「還有一層僥倖之處。我們學生考文官，最怕的就是公文程式那一場。學生作文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空議論發的太多，失了公文的體裁。考公文的那一天，我同王禮賢坐的甚近。我遠遠的望見他作了約有一千多字的時候，我還正在肚子裏頭打稿子，沒有動筆。我知道他一定是作起大文章來了，然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我直替他發急。後來我看他作了二千多了，我方纔動手寫。寫了七百多字，我就交了卷了。我出來的時候，看見禮賢還在那裏不住的寫，我立刻知道他是一定糟了。然而我出場之後，想起我作那篇咨文的第二段，用了些史漢的筆法，雖又合公文的體裁，又有古文的義法，然而文辭過於高古，恐怕不中試官的眼，我也着實後悔了一番。今天上午，我到了前門洞裏關帝

廟求了一根籤。看上面有兩句是：『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我就知我這本卷子落在桐城馬先生手裏，一定是不緊要的。實在僥倖……實在僥倖！那個學生聽了這話，甚是羨慕，便竭力恭維了丁先生幾句。談到十一點多鐘，那個學生才回他自己的房去。丁怡等他去後，也就睡了。

丁怡上牀之後，同昨晚一樣，仍然是睡不着。聽見打了兩點鐘，他用盡了種種的法子，纔漸漸睡去。他忽然模模糊糊的覺得自己彷彿是在家裏開賀。他自己耀武揚威的在那裏走來走去；來賀的鄉下老對他都露出一種恭而且敬的樣子。庭上掛起種種自己寫的對聯；庭下唱着戲。庭上庭下的人聲，加着唱聲，和鑼鼓聲，十分熱鬧。他耳朵裏聽見來賀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他，他更覺得高興，越法仰起頭，挺出肚子，攪着仁丹鬚子，面上略帶笑容，顯出做了大官的氣度。正高興着，他迷離恍忽的覺着像是垂着手，低着頭，恭恭敬敬的站

在一個將軍面前。那將軍甚誇獎他的辦事的才能。將軍越誇獎他，他愈做出足恭的樣兒，滿口不住的說：「蒙大帥過獎……蒙大帥過獎！」後來將軍說叫他到天海關去作監督，他急忙口頭謝委。他回到寓所，同學的接二連三的來賀他受了簡任官。他自己也竭力將將軍待他的天高地厚的恩表白一番。屬僚聽了他的話，都附和着說。……他覺得手中已經有了數十萬元了。他拿三萬元買了一個妾。妾進門那一天，非凡鬧熱。妾的顏色是甚標緻，舉止也甚風騷。他心中甚是高興。那知道到了戲唱完，客散了之後，他的鄉間的夫人忽然現出來了。署內立刻鬧的大亂。夜裏也沒有能同他新納的妾做成好夢。他一個人孤孤淒淒的睡在外面花廳裏。正在躺在那裏心裏難過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人喊：「救火呀……救火！」他走出花廳，看見他鄉間的夫人住的那座屋正在那裏燒着。他鄉間的夫人也不見了。他並且聽見

煙裏有一股甚重的臭味。他心裏却是不慌，不急，也不害怕。忽然他腦後鏗，鏗，打了幾下救火鐘。他不覺大吃一驚，開眼一看，見窗上的陽光已經滿了，聽得學校裏正打下堂鐘。他却不理他，仍然臥在床上，默默的溫他的好夢。

這時候，他的一個素日要好的同學走進他的屋裏，高聲叫道：「小峯，第三堂都下了，你還不起來麼？今年你的不曠的分數加不成了！你的『勤學』的好名聲兒也壞了！」

丁怡仍然臥在被裏，默默的把臉兒望着他！

砍柴的女兒

一座大森林的旁邊住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他天天早晨到林裏去砍柴，運到城裏去賣。賣了錢他就買米煮飯吃，買布做衣裳。有了空兒，他是逛逛山，或是找幾個女伴兒談天。他過的真是自在快活。

一天他貪着看景緻，走到林子的深處，找了一顆枯樹砍柴。正砍的高興，突然面前平地湧出一個極瘦的老婦人，長着一副醜面孔，像死魚肉顏色一般的白。這個老婦人和和氣氣的同他說：「你十八歲了，年紀到啦。該去嫁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啦。你不認得我。我的名字叫禮教，你如果把靈魂給我，我就使你嫁一個好女婿，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去。不然我就使你終日受餓！」

「不！我不能嫁個不相識的男子！我不能給你靈魂！」 砍柴的女兒

禮教微微的笑了一笑走了。

從那日以後，砍柴賣來的錢就不夠砍柴女兒的燒裹了。無論他怎麼砍的勤，賣的錢總是不夠用的。

一天砍的太乏了，他倚着一顆松樹衝盹兒。忽然覺着一個人撫着他的肩膀，他立刻驚醒了。開眼一看，那個又老又醜的婦人又來了。

「給我靈魂，我還可以使你嫁了之後，生好幾個孝順兒子。不然我就使你名聲壞了！」禮教笑着說。

「不！」砍柴的女兒氣憤憤的回答。「我不怕，名聲不好更不怕！反正我不能嫁一個不相識的男子，更不能給你我的靈魂！」那老婦人又冷笑着走了。

第二天，砍柴的女兒早晨醒了，看見他在一個男子床上同睡。他趕快穿了衣服跑了。從此之後，他恍若變成了一條毒蛇，舊日的女伴兒沒有一個敢親近他的了。

一天早晨下了大雨，他不能到林裏砍柴去，他一個人悶悶的在家裏坐著。一陣風把房門吹開，隨着那個老醜的婦人又找了他來了。

這回禮教不笑嘻嘻的和他說話了。禮教沈着臉惡狠狠向砍柴的女兒說：「嫁一個不相識的男子罷！給我靈魂罷！不，我就使你死！」

「死也不怕！」

過了幾日，忽然來了幾個差役，把砍柴的女兒捉住，並且從他床底下搜出把滿是血跡的鋼刀。他們說他謀害了口王爺。後來判了，把砍柴的女兒燒死。

行刑的那一日，他跪在一個柴堆之上，一個劊子手把火點着。火光之內又現出那個又老又醜死白色的面孔，滿臉笑容向他喊：「給我靈魂，火就滅啦！」禮教滅的時候，熊熊的光燄已經把砍柴的女兒的衣服燒着了。

死與生

深夜裏，某街上一間破屋之內，床前一盞油漬灰塵銹滿了的燈，燈上有個半明不滅的綠豆般大的燈光，照得滿屋裏黑越越的十分淒慘。屋裏也沒有什麼桌椅陳設，只擺兩扇破門，用幾塊石頭墊起來，當做一個床鋪。床上面鋪着些草；草上面是一床褥子；褥上面睡着一雙男女；他們上面蓋了一條露棉花的被子；被上面亂堆些又髒又爛的衣服。地上還有些一堆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屋內和街上一點兒聲息也沒有，都是死一般的靜。

睡在床裏面的女子，忽然微微的翻了一翻，被上的衣服也隨着動了一動，床也晃了一晃，接着他發出一種聲音，打破了寂靜。

「老八，三更多天了，你還不去麼？」他一面說着，一面用手去推那男子。
老八伸個懶腰，喉嚨裏咕嚕幾聲，就醒了。他滿面笑着向那女子說：「寶貝！我捨不得你。」

那女子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的用力照着老八劈面呸了一口。老八笑着扭頭，這口氣便直射在那綠豆大的燈光之上；燈光搖了幾搖，彷彿要滅；老八趕緊伸手把燈心一挑，燈光立刻大亮，屋裏頓然顯出一種忙的氣象。

老八連忙坐起來穿衣服；那女子躺在床上看着他穿，一動也不動。他忽忽的穿完了，下了床；替那女子將被子塞好；走到一堆亂東西裏；找出來一個袋兒，把袋兒看了一看，繫在身上；就要開門出去。

「喂！你快快的發一個財回來呀。我……我……我等着你啦……」
 那女子突然軟軟的聲音帶着笑說。

老八聽了，一回頭，他的笑迷迷的眼光，正與那女子斜斜的含着笑的兩隻水漬漬的眼睛裏射出來的光線碰着；他面上即刻越發露出十分的笑容；說了一句：「小東西！等着吧！」他就把門開了。

出了門，被冰冷的月光一照，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他便急急惶惶的順着牆根的黑影兒往前走。

老八翻進了那家花園的牆，牆根下便是一片樹林。聽聽四面毫無聲息，他就穿着林走。剛剛穿過，忽然一條狗大叫一聲，接着有許多條狗也隨着叫起來了。他立刻立定了腳細聽。聽得是鄰家的狗叫。他仍穿着樹林前面的花畦走。

花畦的前面是一座兩層的樓房。走到樓房的前門，看見門是掩着，不過

門內橫七豎八的在地下躺着幾個粗魯漢子，在那裏睡，他不敢進去，於是轉到後門。

後門也是掩着。他輕輕把門推開。門內是個樓梯，他便順着梯子上樓。

樓上是南北兩大間：北間鎖着，南間開着。老八走進了南間，看見屋裏的陳設是非常凌亂，並且沒有一樣可以拿的；不過南窗下的床上臥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睡的十分甜美；窗上的粉紅幔兒沒人扯了，月光就從玻璃中鑽入，直照在那女孩兒臉上；那女孩兒的安靜的和藹的笑微微的薔薇色的面龐，籠在霧一般的月色裏，更顯的越法美麗。那女孩兒壓着的枕頭上，却有濕津津的一大片淚痕。老八看了有一點兒奇怪，——但是他只意在拿幾件東西，賣些錢和他的「寶貝」過快活日子去，那管這些事呢？



他走到北間門口一推，覺得門是鎖着，他便從袋裏拿出幾件器具，把門弄開。這間屋裏，不比南間，是黑暗暗的一點兒東西也看不清楚。他只見一層一層的立着許多櫃櫥。他趕緊劃了一根火柴。火柴一亮，他看見立着的是些書櫥，不覺大爲失望。正要丟了火柴走，他忽然望見臨窗的一個書桌上擺着個發光的東西。他趕過去，又劃了一根火柴，見是一隻金錶，就拿起來，揣在袋裏。又仔細看了看，知道再沒有可拿的物件了，他轉身出了門，走下樓去。

他看見樓下同樓上一樣也是南北兩大間；並且也是南間開着，北間關着。他從門縫裏望見北間裏黑暗暗的堆放着許多箱子。但是門是鎖的甚結實，並且他恐怕驚醒了那地上睡的幾條大漢，不敢用力開鎖，他就走到南間裏去。一進房門他便駭了一大驚。開着的南窗之下，停着一個未入殮的死人！這是他第一次見的死尸！

了。
老八想趕快跑了出來；但是他的心跳的利害，他的腿軟的利害，他走不動

巾。
忽然一陣風順着南窗吹入，撲滅了靈前的油燈，揭開了蓋着死人臉的綢

這陣風接着冰涼的撲到老八的身上，他打了一個戰；心跳的更快了；腿覺
着像水浸着一般的冷，更是棉花一樣的軟了；並且身上漸漸的微微的發抖了。

他定一定神，咬着牙，壯壯膽子，把兩隻眼睛惡狠狠的直注在那死人面上。
他看見，那死人是個男子；在月光裏，這個死人的面貌，與那樓上的小女孩兒，有
一樣的笑容，是一樣的和藹，是一樣的安靜，並且也是一般的美麗。不過面色
沒有那女孩兒的紅，露出一種慘白的顏色。這種慘白的顏色，卻更襯出那死
人的美麗。

老八是個愚笨的人；是個所謂下流社會的人；沒有上過學，也沒有人教過他。他所以沒有那高深的抽象的觀念，不知道什麼是生，和什麼是死。——不過這時候，他覺得死並沒有什麼可怕，反倒是真可愛。但是他心頭仍然是跳，腿仍然是提不起，身上仍然有一點抖。他就蹲在地下，兩手按着頭，在那裏想……他卻也想不出什麼。

突有外面睡的大漢翻動的聲音，和咳嗽的聲音，送入了老八的耳內。這幾聲把他從失神的境況裏提醒了。等着外面的聲音靜了，他慢慢的悄悄的迷離恍惚的走出了房門和樓門。

在街上走着的時候，老八總是看見彷彿那個死人的笑微微的和藹的安靜的美麗的面孔在目前。在月光裏，或在黑影兒裏走，無論如何，他總是看見他。

他回到家門口，推門進去，看見燈光依然是亮的；那女子仍然用那兩隻斜斜的水漬漬的眼睛，放出滿含着笑意的光來迎他。但是他見那女子的神情，和那顯在面前的死人的面貌，心裏起了一種從來沒有經過的說不出來的感情，便默默的緊靠着床站在那裏。

「今天發了財沒有？」那女子問。

老八一聲兒也不回答。

那女子伸手向他袋裏一摸，將表掏了出來。

一看，他便說：「哦！今天好

運氣呀！」「睡吧！我……我……我等着你啦！」

那女子接着紅紅臉兒，用

眼睜着老八帶着笑，軟軟的聲音兒說。

老八聽了更覺得不好過，更默了。



「天快亮了！睡吧！我……我們再樂一回兒！」
老八仍是不動。

雞叫了兩三聲，窗上漸漸的現出魚肚白色。

癩子王二的驢

柳口是個小村莊，臨着大道，四面離着大集大寨多則有匹五十里，少則有十五六里。每日過往的人馬車輛確是不少。不過村莊太小，吃沒有好東西吃，睡沒有好店房睡。車輛在這裏歇腳的甚少。只有推紅車的和軍行人兒，有時在這村裏喝喝茶，有時打個尖，若是天晚了趕不上大集的宿頭，就睡一夜。所以也有一家張家老店，帶着個茶館和間館子。

民國口年修築口口鐵路，在柳口設立車站，柳口便立時熱鬧起來。附近幾十里路以內的人，要搭火車，必須在這裏落腳。來的人多，打尖的和住宿的人多，開店的生意也漸漸的興隆。張家老店之外，又有新開張的兩個店。並且村上也有了個車馬行。眼看着柳口小村要比那大村近鄰大些集大寨闊

氣了。

生意多，張家老店的店主東照顧不來，就想把那館子讓出去。可巧莊西二三十里遠的王車莊的王二，因為他莊裏周家店關了門，閑下來。王二人是老實可靠，照顧人也週到，還有一手好手藝，四鄰莊裏有紅白喜事都是請他掌竈。街坊隣里稍一幫湊，王二就承受下張家老店的館子。王二飯菜做的好，照應週到，待人和氣，他的生意真是日盛一日。

王二手藝好，很是個能幹人兒。可惜他天生有個缺陷——一條腿是彎的。這根彎腿比那直腿長個四寸掛零，也不知道是直腿比彎腿短四寸多。王二走起路來，就免不了一拐一拐的。村莊裏的人順口上他一個尊號——瘸子王二。他起初聽了這綽號，確是氣得鼓鼓的。他瘸是真瘸，禁不住旁人說他瘸。日子久了，他只得任着旁人叫他瘸子，心中却不免恨他這個天生的

缺陷。這缺陷不但使他受旁人輕薄，並且給他以事實上的不便。每逢趕集趕會，年節回家，他是拐呀拐呀的走不動，非僱紅車不成。一年車錢化個不少。

生意日盛，王二便計算着買一頭驢。但是他的錢積蓄不夠。好了！從柳口又修了一條汽車路到曹口府，一條汽車路到商口縣。在柳口下汽車上火車，下火車上汽車的人多。店家及飯鋪的生意更好了幾倍。一年的工夫，癩子王二餘下五十多吊錢，加從前的積蓄，有六十多吊錢在手內。開春的時候，王二到林七口集上，花了四十串，買回一頭叫驢。

他回來的時候，村裏的人看見這驢沒有不笑的。一個癩子騎着一匹皮包著骨的小驢，一歪一斜的走。一個嘴損的人順口說：「咳！癩子王二！你癩人不要買一匹癩驢呀！」大家聽了，不免哄然一笑。

你們笑你們的，王二是不在乎此的。王二只是加意喂養他那頭小驢。

三個月的好喂養，那驢就長了膘，半年那驢就完全改了樣，一年那驢就成了一匹刮刮叫的走驢。王莊寨上的財主王九爺的那匹有名的走驢，都賽不過王二的驢。王二騎着這匹快驢趕集，赴會，回家，在路上得得的快走，好不快活殺人。旁人沒有不羨慕他這匹驢的。人以驢名，漸漸的有人叫王二爲快驢王二。王二聽了着實歡喜，因爲快驢的綽號比那瘸子的尊稱是恭維的多。并且當日笑他買瘸驢的人也喊他快驢王二，王二更是高興。

窮人有了好東西，富人就要買。王二的驢也逃不出這個定理。王莊寨的王九爺肯出八十串，林七口的大戶李老五出到八十五，縣城裏快班老總趙闊王一口價就說了一百吊。村裏的人都說王二可以把這驢賣了。一天一個人背地裏勸王二道：「快驢王二！一百串，你還不賣麼？你不賣，你就是個傻瓜！」「這驢是我的命，我不賣。賣驢，就是龜孫！」

一百千錢也是一大宗款項。這二年，王二已集攢了百多串，今年生意可以到八十吊。明年開春王二手裏可以有二百千。到那時候再把驢賣了。三百串錢，二畝沙地之外，還可以買一匹小驢。現在樂得再騎一年快驢。明春賣驢！

今年六七月間，火車站上和村裏都嚷着說，江南北京開了火，什麼口軍打口軍，什麼口口口口要擡口口口口。鄉裏嚷的響哩。甲子年天下要大亂，大亂之後，真龍天子就出來坐朝廷了。

越嚷越凶，四鄉裏的富戶財主搬的搬，走的走，有的到府裏，有的到省裏，鬧的是亂亂烘烘。火車汽車卻依舊按時開行。往來的行人依舊不斷。店家和飯鋪的生意照常。王二自然不信鄉間這些謠言。況且小本營生的人沒

有錢搬走。王二仍然是安分做生意。

到了中秋以後，鄉間嚷的更加利害了。癩子王二心中就有些搖動。每逢縣裏府裏下來的，穿靴戴帽衣裳冠冕的人，王二不免要問問。城裏的人自然比鄉間的知道的對。問的時候，總在這種人吃罷飯之後。並且王二總是說：「老鄉！你吃飽啦！還要別的不要？」城裏聽見說打仗打的怎樣咧！愛說話的多告訴他幾句，不愛說的少告訴他幾句。告訴的無論多少，癩子總是聽不明白。那些不相干的地名人名，他也記不了許多。他却實實在在的知道了一件事——打仗是真的。

你們打仗，打你們去。火車汽車照常開。行人往來不斷，館子生意仍舊，癩子王二管你們打仗做什麼呢！

九月末聽說江南和北京的仗是不打了，不過忽然曹口府起了什麼軍。

汽車都被抓了官車，再不來了。癩子的生意小小受了點影響。又聽見說這什麼軍是到處搶。柳口東邊六七十里地的唐官屯，趙家寨，田集，張灣都是搶的寸草不留。漸漸搶到四五十里地的莊子。王二恐怕那集攢的百四五十串錢被人拿了去。於是一天請了個鄰居照應買賣，他自己騎上那頭快驢將那百四五十串錢送回家去藏了。王車莊更在柳口以西二三十里，錢存在那裏總比在柳口牢穩一點。

那曉得十月中，運氣更糟了。那火車先是來的時間不定，終於不來了。每日因而只有六七個單行客人，五六輛紅車在柳口打尖。店家和飯館的生意一落千丈。王二着實發愁。看看到年底這兩個半月內不但是不能賺一個錢，還要賠本。新年以後又不知是什麼樣子。却喜那曹口府什麼軍始終沒有到柳口附近來搶。

柳口村裏，靠着火車汽車吃飯的，不只是王二一人，也不只是店家，茶館和館子的掌櫃。那些賣燒餅雞子的，賣糖和水菓的，賣燒雞的，賣鹹牛肉的，推紅車的，搬運行李的，——也都是靠着車站吃飯。他們也都是發愁，也都是等着火車汽車快快的再開。一日等一日，汽車終是不到，火車終是不來。許多人都說，「今年年前是沒有想頭了。」柳口開車站是柳口交了好運。今年年底柳口該走一步壞運。過了年，交了運，就好了。咳！這都是運氣！」

十二月初一日下午，火車站上忽然發出嗚嗚的笛聲。好了！火車又來了。推紅車的，搬行李的，賣燒餅的，都趕着往車站跑。王二也高興收拾鍋竈，預備待客，火車一開，汽車再來，柳口的賣買又該興隆了！

那知道，那歡天喜地的往火車站去的，都岔着氣跑回來，喊着官兵來啦！村裏的人聽了都大吃一驚，你瞪着眼看我，我瞪着眼看你，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糟了！柳口的劫運到了。

由車站跑回來的人喘息還沒有定，就看見，三個五個一羣的，七個八個一隊的，有倒提了套筒的，有斜背了快鎗的，有腰掛盒子砲的，有身上滾滿了爛泥的，有號坎破了的，有褻腿掉了一隻的，有穿着一隻鞋一隻靴的——隊伍不整，器械不全，衣服破爛的五六百官兵，陸陸續續進了莊來。有一百多個官兵住在莊內這三家店內，其餘的就分住在周圍四五里地以內的莊上了。

官兵在柳口一住，莊子內人人都須供給：有錢的出麵，出米，出肉，出菜，出炭，出柴，沒錢的出力。王二沒錢，只得出力，終日燒水做飯，忙個不了。幸而他的手藝好，伺候週到，副爺總爺們都歡喜他，待他很好。

官兵在柳口不是吃飽飯沒事幹的閒住，是來柳口附近做清鄉事業的。這事業中，最要緊的是搜求鎗械，帶着弄幾個錢花花。每日都是到四鄉出查。

出去的時候，副爺總爺們當然不便步行，都是騎牲口的。驢馬是向村上車馬行借了來的。不夠用，副爺總爺們就向莊戶人家借驢子借驢。王二的驢走的快，又是拴在店內，自然是日日出差。但副爺總爺們不使王二吃虧，每日回來的時候總給王二串把錢。

莊子裏有錢的供給麵肉柴炭，供給的到桌子椅子都作柴燒了；沒錢的是累的筋疲力盡，還免不掉挨幾次拳打腳踢。只有那癩子王二出了力，不挨打，還有錢入。大家不免羨慕他，嫉妒他。

官兵在柳口住了四五天之後，週圍一二十里地的村莊都被他們清理的差不多了。王莊寨上王九爺家，林七口上李老五家自然是首先被抄了。就是這週圍一二十里地的村莊中稍微過的像樣的人家都逃不了被查。官兵到一個村莊內，不把油水弄盡了，是不走的。查完了一二十里地內的村莊，就

漸漸的查到四五十里以外村莊上去。

起初王二看見搶一二十里地內的村莊，心中就有些兒害怕。到了聽見搶四五十里以內的莊子，更是膽戰心驚。家裏沒有口信來，王車莊也沒有人來，自己又不能回去，真是使人又愁又心急。好在那一百四五十串錢是埋在房裏的，或者兵大爺拿不去。但是總是沒有實信，怎樣不愁人急人呢！

在柳口住了十天，官兵說是要開拔了。柳口的人聽了這消息忍不住歎氣說：「謝天謝地，太歲爺爺們可要走了！」

王二自己想道：「他們在這裏住了十天，我不但沒有賠錢，還賺了七八串。若是我家內的錢沒丟，驢子不被他們牽去，我癩子的運氣今年還不算低！」

官兵開拔的頭一天，他們陸續拉進許多牲口車輻到村內三家店中來。王二看見不免心中吃驚。幸而有許多兵向王二說：「癩子！你伺候我

們這許多日子，難爲你伺候的好，你那匹快驢給你留下吧！」

王二的運氣總算不低。誰曉得那天傍晚，王車莊有人來，告訴王二說：

「二叔，這村裏的壞種給你洩了底，你家裏埋的那一百五十串錢被人掘走了啦！」唉，錢是飛了。還剩下一條驢，還不算十分倒霉。

次日午飯罷，官兵開拔了。剛剛要開拔之前，張排長把王二叫在一邊同他說：「癩子，你伺候的好，我們說不帶走你那匹驢，不過……」說着，張排長去下帽子，扭過脖子，給王二看那一粒一粒紅底盤頂着灰頭的瘡。「不過我生了一脖子的黃水瘡，騎大牲口我受不了那緊。坐大車我受不了那顛簸。我只是騎你那匹驢得勁。我同你說，我騎你的驢到前站，你當跟驢的跟到前站，驢你帶回來，我還有幾個錢給你。」

排長如此吩咐，王二那敢不遵。官兵開拔了。

張排長騎着驢走，王二一

顛一癩的跟着，沒出莊子，走的慢，王二還隨得上。一出莊門，驢是越走越起勁，王二是越走越發喘；驢是越走越快，王二是越走越慢。所以王二與驢子相離越弄越遠：始則數尺，繼則丈餘，漸漸要隔開十丈了。

一路上張排長不住的叫王二快走。可憐王二的腿天生不爭氣，一長一短，走起來費力不小，卻前進不遠，並且是愈要快反而前進愈慢。癩子的腿比那驢腿差多了。他從來喜歡那驢走的快，現在却想要那驢走的慢，恨那驢的腿不同他自己的腿一般兒癩！

張排長喊一次，王二加一次勁兒。排長喊了第三次，癩子已經是滿身出汗，眼瞪着，口張着，氣喘不上來，兩腿酸的扯不動。他終是捨不得那頭驢，仍是竭力走。無論如何用力走，驢子終是愈離愈遠。

遠遠的張排長又喊：「癩子！癩子！你快走一點。我可不能等你呀！」

王二聽了猛一用力跑。不幸，道路不平，地上的一個凹把那條長腿一絆，把癩子摔出幾尺遠去，跌在地上。平常，癩子從地上爬起都不是易事。況是大大的疲乏之後，又重重的跌了一下子呢？王二躺在土裏起不來。心裏仍是急於要趕那驢，但是力盡筋疲，想爬着去趕也爬不動了。癩子王二只好眼巴巴的望着那驢和排長漸漸的小下去，終於小的不見。

* * * * *

王二那天在土中躺了許多時候方才爬起來。他強忍着痛慢慢的一拐一拐的走到鄰近的一個村莊裏，雇了一輛紅車把他推回柳口的張家老店。黃昏時候回了店內，他又乏又氣又痛，在屋裏地上做一個鋪，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陽老高才起。

雖然歇了一夜，王二身上腿上仍覺酸痛。他尋驢子的心却是不休。他

起來之後，便打聽那頭快驢的下落。有一個人說，在張灣見那頭驢。王二立刻僱了輛紅車去找，却是垂頭喪氣的回來。次日有人告訴王二，驢在趙家寨。他坐着車去了，又是撲了一個空。他想驢是找不回來了。這樣找下去，驢弄不回來，倒賠些車錢。

好了，那驢有確信了。王車莊上的車老大從府裏回來，路過唐官屯，見官兵住在那裏。並且看見王二的那頭快驢拴在莊裏南門大街潘家店的槽上。晚上癩子王二聽了這消息，喜歡的了不得。明日清早，就坐了紅車往唐官屯去。

正午的時候，王二到了唐官屯。官兵是駐紮在那裏。到了南門大街，一眼便看見他那匹快驢拴在潘家店門口一顆樹上。但是到店裏問張排長，那些兵們說不知道。驢子找到了怎樣要回來呢？張排長不在這裏，向誰要呢？

要是簡直上前解了繩牽着驢走，不但驢帶不回去，還要挨一頓臭打呢？好容易找到了驢，能不想法要回來嗎？但是怎麼辦呢？王二一癢一顫的在潘家

店門口轉了不知道多少灣兒，可就是想不出一個法子，將驢要回來。

過了好大一會兒，王二看見好幾個軍官在上房裏吃茶說話。忽然他的靈機來了，走進店內，到上房門口，向這些軍官，輕輕的跪落。

「起來！起來！有甚麼事站起來說。不要跪着。」一個身體肥胖像貌魁梧的軍官說。

「給大人們回。店門口那頭叫驢是小的的。大人們現在若用不着，實小的帶回去吧！」

「這驢是你的麼？」

「是！是！是小的的。」

「是你的，你帶回去。」李得勝！你把門口拴的那驢解下來，給這癩子。」
王二聽了，立刻磕個頭謝謝軍官，站起來同這馬弁李得勝出去拿驢。
哈哈！哈哈！驢要回來了！

王二牽着驢，高高興興的向南門走來。到了門口，他拍拍驢鞍上的土，緊緊肚帶，揀了一個高崗兒，正要上驢，忽然聽見人喊：「呔！癩子！你那驢借給我們用！」他一看，見是兩個兵——一個倒提着根快鎗，一個腰裏揣着個盒子炮——向他走來。

「癩子！把驢借給我們用！」帶盒子炮的說。

「總爺！讓小的回家看母親去罷。小的的母親……」

「借我們用！」那提快鎗的上來一面搶住韁繩，一面說。

王二看見這兵來得兇猛，不由自己的跪下去，手却仍是緊緊的握住韁繩。
「小的的母親病重了。小的是個癩子，不能走路。總爺們高抬貴手，讓小的走罷。」

「給我驢！」那兵說着，用手把韁繩一頓，幾乎把王二磕在地上。

王二仍是沒有鬆手。那帶盒子炮的，忽地裏將那手鎗掏了出來，指着癩子的頭說：「你給不給？」

同時那提快鎗的也把鎗駕起來，對着王二的心口，說：「不給，我們就開炮！」

癩子王二嚇癱了，不知不覺的便鬆了手，放了韁繩。

兩個兵牽過驢來，兩人一同跳上去。一頭驢馱着兩個兵，歪歪斜斜的走了。

這一次，癩子王二回到張家老店，一睡就兩日兩夜沒有起來。起來的時候，自言自語的說：

「命運低，遇見壞種，錢飛了，驢沒了。命還在呀！再幹兩年，我王二就有錢，又有驢啦。」

怎樣辦呢？

開罷了評議會，他就回到宿舍。他坐在籐椅中，頭枕着手，膀子枕着堆滿了書籍紙片的洒滿了幾分厚細砂的桌子，兩眼直射在這桌上，默默的出神。

「經費靠不住。暑假後學校說不定就開不了門。校長如此說的。學校的經常費不按期發已經半年多，拖欠的已經到了四個月以上。教育經費獨立是一定辦不到。就是全省教育界拚命力爭，也只是白費一番口舌筆墨罷了。省長只允許在端午節前代借二三千元，使學校補發點欠薪，教職員好過節。暑假過了，經費簡直是毫無着落。」

「我的家累大。家中人口多，並且是全靠着我一個人吃飯。現在欠薪三個月已是不了之局。暑假後，學校停辦，那豈不是糟而又糟，糟透了嗎？」上

堂教書，下堂編講義改卷子，做個窮教書匠，終日累個臭死，方才勉強敷衍着使一家人不受饑寒之苦。這些軍人亂七八糟的挪用教育專款，豈不簡直是拿窮小子們開心嗎？這些軍人真是該死該殺。但是他們不挪用教育及他種的款項，他們也是錢不夠用啊。

「咳！我不該前幾天回絕了三處請我的信。前三天，我接到續約的聘書，我的月薪增加到三百元。我立時就回信給這三處，決絕的說不去。那時我不知道此校的經費是靠不住呀！此校的欠薪比各處公立學校都少一些。P校呢，是個教會學校，我們學科學的人不便去。他們待遇外國人和待遇中國人相差也太大了。他們的經費可總是靠得住，薪水雖少却一定可以按月照發，分文不欠，並且還是現洋。但是我要去了，我的朋友們就要瞧不起我了。K校呢，遠在南方，天氣又潮又熱，與我身體不宜。並且那裏是極不平穩。保

不住，兩三個月內，那裏又要起一場戰事。教育經費，不要說，一定是沒有把握了。我自然是不去冒這個險。況且路途遙遠，去一輪，路費就要花費不少。到了那裏，遇見戰事發生，那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哩！W校呢，現在辦的頗有起色。聽說，那校長真是「勵精圖治」。那裏，老朋友也不少。薪水每月也有二百八十元。那裏交通又比此地方便的多。那裏既有兩條鐵路，又沿着江，可以走輪船。離我的家鄉又近。就是有了戰事，回家也方便。此地離家鄉遠，又不靠鐵路，更不通各路。兵亂起來，真是同在甕中一樣。我不喜歡W校，小半是因為那暴雨多天潮。但是此地的風砂也夠人討厭的了。我為什麼不暫緩寫信復W校，留一個後步呢？三百元固然是好。學校關門，可是分文都沒有了。W校的薪水雖然少，並且欠薪也多，究竟是個國立學校，一時不至於關門啊。不比這省立學校沒有經費就可以立時停辦的。國立

學校，北京政府總須設法維持的。就是在地面上通融，國立學校局面大，自然比省立學校容易周轉的多。家裏每次來信，都叫我出處上要極審慎。我怎樣會一時大意了，冒冒失失的回絕了W校，弄的現在毫無回旋的餘地。我太不審慎了！

「並且自從新年到現在，W校的章君同我通了若干次的信。我的條件，W校幾乎是完全答應了。我也表示過願去的意思。到了快放暑假的時候，我又忽然回絕了章君，實在有一點兒對不住朋友。信辭也寫得太決絕。我不應該這樣寫。不這樣寫，我也是辭不掉啊！這信總是寫的欠圓轉，一定得罪了章君和那校長。現在的事，全是依賴着朋友的拉扯。使朋友看不起，就不成，何況是開罪呢？並且在這亂世，圓和，不得罪人，實是處世的要訣。你那能知道，你所得罪的人不有一朝大權在握之時？你那曉得，你將來一定沒

有仰仗你所得罪的人之時呢？ 噯！我實不該孟浪的把那封信寫的那樣決絕，措辭那樣的不委婉。這也是太不審慎之過。

「以一省之大，設立一個高等學校，並且設立了這麼許多年，一朝因為沒有經費停辦，實在有損一省的面子。本省輿論對於軍民長官爲着此事一定有重大的批評和攻擊。本省省議會一定也有質問及彈劾案。全省教育界一定也要大動公憤。軍閥雖是不顧民意，不至不得已之時，卻也犯不上以停辦一個學校的小事，去犯衆怒。我想，學校總不至於關門。暑假後，每月薪水要發的更少些，欠薪更要加多些吧。在中國現在情形，就是到W校，也不見得比在此地，經濟上能好多少。說不定還許比在此地更壞哩。我似乎不必有這些『杞憂』」

「不過會議場上校長所說之話，並不是他個人的揣測。他只是報告他

們校長團見督理和省長時的談話。他的話自然是句句可信，句句可根據的。看來下學期不能開學，是十有八九。我總是不應該不留一點回旋的餘地。我不但是不留後步，並且對不起朋友。現在我對不住人，將來人家要對不住我了。到那時，校長只說，經費無着，學校停辦，再加上一兩句抱歉的話，便可一點責任也不負。可是我將怎樣辦呢？」

月下

一輪明月懸在一點雲彩沒有的天空。那青白的月光是十分皎潔，但月光無論如何皎潔，一切東西在月光之下總都像蒙着一層薄霧似的。遠的東西更是模糊不清。河兩岸的房屋樹木都成一片濛濛籠籠的黑影。河上的橋也是影影綽綽的看不清楚，只有那橋上電燈的光遠望着是歷歷分明。河口之外完全是黑漆漆的海水。愈遠愈黑，暗極了反漸漸現出藍色，終於成了一片鮮明的淺藍。這便是那毫無雲彩遮蓋的天空了。

在這河口之外，有一隻小船浮着，兩個槳漂在船的兩旁。海潮剛剛的漲入河來。這船並且帶來了些微風。風吹水面起了一陣陣的淺浪。那隻小船只是隨着一陣陣的波浪漂上漂下，恍若是船上無人一樣。在海岸邊洗浴

遊玩的人都已經早走盡了；苦克貨船廠的電燈一大半已經關起了。水面上極其寂靜，遠遠的市裏電車汽車行動的聲音反都聽得清晰。在這種時候，更沒有人想到那隻小船上載着有人的。

船上卻是有兩個人。他們都是躺在船內；她的頭枕着他的膀子；他的頭枕着她的。船小，地面窄，他們臥在那裏是身子擠着身子，臉兒偎着臉兒。那海風吹來實有些涼森森的，他們偎傍着，不但不覺得冷，反覺得異常的暖和哩。他用他的左手輕輕的摸撫她的滑膩膩的右膀和右手。她只是任他摸撫，一言也不發。他也是不發一言。他們兩個人任着那船在寂靜的月光下隨波浮沈，他們兩個人只是靜靜的享受蜜蜜的靠在一起之快樂。

突！突！突！突！討人厭的汽船又來了。他輕輕抬起頭，欠起身子一看，一隻汽船遠遠的掠過他們的船左邊向着河上的橋開去。他剛要回

身臥下去，忽然聽那船上有人向這船說：「噲！什麼時候了，船還在這裏停着？怎麼燈也不點一個！」他沒有回答。他扭過頭來，在漾籠的月光裏，看見她那鬢曲的淡黃的頭髮，水伶伶的淺藍的眼珠，薔薇色的腮上凹出兩個小圓渦，顯滿了愉快的容貌。他禁不住低下頭去就她；她也不知不覺的凸起嘴來就他。他們輕輕的吻了一下。「你快樂麼？」她低低的問。「是！你呢？」她只緊緊的握一握他的手，微微笑了一笑。他們又重新枕着膀子臥下。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停了一會兒，他忍不住的輕輕的說。

「不，不要說這個！」

「事實是如此呀！」

「那末，說牠有什麼用呢？」

他們不約而同的歎息了一聲。他們兩個擠的更緊一些兒。她把她的

左膀活動活動；他也活動活動他的右膀。他用右手去摸撫她的右肩，却有衣服隔着。她聳了聳右肩，聳下衣服，脫出那溫暖滑膩的肩兒，一任他去摸撫。她的右手握着他的左手。他們的臉兒更是偎傍的親密，彷彿是他們恐怕有人將立刻把他們拆散了。

又有一會兒，他們沒有言語。她忽然說：「這個世界有些奇怪，是不是呢？」

「是呀！你還記得一年前在此地的事麼？在這同一的月亮之下，我們

真是快活！在城裏吃罷晚飯之後，來到這河邊，划着船在河裏各處去逛。我們

不是在那小河汊裏那個深密的樹林內一同換上浴衣麼？那是我第一次

看見赤裸裸的你！游水的時候，我趕你，你趕我，趕的多有趣。游泳完了，我們

把船划到這裏停着，看那月亮。我們也是同今日一樣的躺在船內。你的頭

枕在我的肩下，輕輕的慢慢的告訴我許多你的心事。我也告訴你一些我的

他人不知道的事。不知不覺的我們談的時間過長了，我們回不去城內。我們就回到那樹林內，在月光下，談了一夜。那夜是多麼快樂啊！」

「這個世界究竟是個快樂的世界，是不是？」她攪着說。

「你還記得，」他繼續着說，「去年夏末秋初在仇比借給我的那塞溫河上小房內麼？那小河上的落照多麼好看？你炸的那羊肉多麼好吃？吃罷飯，我們在那廊下，看那小河上的月亮，那又是多麼漂亮？我躺在那廊下的船上聽你讀 Robert Browning 的詩，多麼有趣？那夜你與致極高，你臉上的丰神多麼美麗？去冬和今春，在你家裏，在野外，我也過了許多有趣的日子。過去的一年內，我們過的快樂的日子真是不少了。」

「於我尤其好的，就是這一年內，我有一個與我同情的了解我的女朋友了。我的事沒有不可以直對你說的。我知道你對於我是有極深的同情。」

我有了憂愁煩悶，你與我排解。我有了苦痛，你安慰我。我有了困難，你代我設法。我須要幫助之時，我總有一定可靠的你在一旁。這一年內，你不但使我得許多的快樂，並且給我無窮的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

「我對於你能有這許多好處，我是喜歡的。你對於我也是一樣啊。我們是相互……」

「但是，」他歎口氣說，「一月之後，你看見這滿月之時，我便看不見牠；我看見這滿月之時，你便看不見牠了！」

「你又說這事做什麼呢？你終久不能不回你的國去，你豈能在外國住一世呢？回國之後，你向前的希望比在此地大的多呢！不要爲一個女人，誤了你一世！我呢，你知道的，名分上是不自由的。我的心久已不屬於他了。我同他分居已經兩年了。兩年前，我也已經把那結婚戒指還給了他。我現

在可做的事，我一點也不覺對他負有什麼道德上的責任。他却是十分喜歡我，不斷的寫信與我，叫我回去，同他再過那牧場上的生活。並且他待我，在世俗上，總不算有什麼大舛錯。我的志趣一日一日的與他不同；而他心中的我，仍是五年前的我罷了。喂！再提我這事作什麼呢？

「你回到中國，漸漸的有了新事業，新朋友，便漸漸的忘了在美國的朋
友！」

「我永遠不會忘了你！」

「忘是不會忘。印象已是深了。不過這印象將漸漸的由你意識的中心，移入邊界上去罷了。我知道，以後這印象偶爾走入你心的中心之時，你總覺得快樂的。咳！我們倆的事，漸漸的要成了我們倆心中的一種的快樂的記憶了。」

「不過我告訴你，你是永遠有我的同情的。你的影像在我心中永遠是磨不去的。你回到中國，遇到重大困難的時候，你不要忘記在地球的那一面有一個女朋友對你有充分的同情，無限的希望哩！」

說到這裏，她的右手緊緊握住他的左手，她的左膀緊緊向懷內抱；他的右膀也不知不覺的向懷內抱；他們的身體便互相緊緊貼住；他們都轉臉向裏，他們那濕潤潤的涼森森的嘴唇便緊緊碰在一處。停一會兒，她抱的更緊一些，接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他們便慢慢的鬆開來。又過了一大會兒，她斷斷續續的說：「不久，我們也許又遇着。誰知道呢？」

春梅

二太太這幾個禮拜來的牌運真壞：無論是那一家打牌，無論是又麻雀或是打撲克，無論是打大的或是打小的，總沒有不輸的，總沒有不大輸的。氣極了，推說是有病，一切的牌局都不去。不打牌已經有一個禮拜了。

二老爺白日裏須要上街門，晚上又須要應酬，是不常在家。二太太面前只有一個大少爺，却是不在家裏。她爲了少爺的前程的關係，不得不狠狠心使他到德國留學去了。大老爺那邊少爺小姐們雖多，却只有三小姐是同二太太談得來。三小姐也是不能終日在二太太這邊。小說呢，二太太只能勉強強強的看着，並且看了之後，往往有三四成是不懂的。這一個禮拜，二太太一個人在家裏無事閒坐着，真是悶極了。

恰恰的，這個禮拜的天氣又是驟然熱起來。晚上雖然是涼爽，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到了正午的前後，那強烈的太陽光直射在地上，又反射上去，簡直是可以把一切的東西蒸熟了。這種天氣更使二太太心中發燥。

難過極了，二太太想同二老爺到西山去住幾天散散悶。二老爺先說衙門裏新近發生了一件什麼事，終日忙得很，沒空兒出去遊玩。大前兒晚上，老爺說事情辦完了，今天下午走到西山去。

那曉得，前兒晚上，二老爺酒氣薰薰的回來，仗着幾杯酒蓋着臉，向二太太說，要把春梅收在房裏。二太太早已知道，二老爺心中打算春梅的事，業已生了許多暗氣。她想年底把春梅給了人，除去這禍根。萬想不到，老爺取這麼早提這件事。那一晚上，二老爺說了好幾遍這個事，二太太却是面罩重霜的，一言未發。昨兒早晨，二太太着實把老爺搶白了幾句，老爺面帶愧色的上街

門去了。昨兒晚上，二太太又說了老爺幾句。二老爺自己認了錯，並且着實安慰了太太。二老爺並且說明日回家吃午飯，飯後便同太太到西山去。太太這幾日悶了，也該到外面散散心去。不過，二太太明明曉得，老爺口頭雖如此說，心中却是老大的不好過。所以，今天早上，她吩咐廚子午飯時給老爺添幾樣新菜。她心裏打算着將老爺的心收轉來。

二太太心緒不好的時候，就是底下人遭殃的時候。二老爺在這種時節，都不敢不讓二太太幾分，當下人的更是不用說了。極小心的伺候，還免不了挨罵，稍大意一點兒，飯碗就破了。

這幾天，裏外的下人沒有不是戰戰兢兢小心伺候的——尤其是伺候太太的老婆王媽和丫頭春梅。他們終日須在二太太的面前，正是首當其衝。

他們一天挨一兩次罵，使算是運氣。

春梅比王媽更是害怕。王媽至多是多挨幾次罵；春梅弄不好便要挨打。罵極了，王媽可以告假回家，打的受不了了，春梅可是沒有法子跳出這火坑。春梅是個聰明孩子，還看得出二太太的脾氣，還能對付得來；不然，早就過不得了。

春梅記得，她八歲的時候，遇到荒年。一天，她老子領她到城裏去，她娘是哭的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到了城內，她老子就把她賣在二太太這裏。那時，二太太還買了一個丫頭，叫秋菊。

她同秋菊時常挨打。秋菊是個笨蟲，被打的次數更多。春梅漸漸的曉得二太太的脾氣。只要規矩不錯，同躲着二太太生氣的時候，她就可少被幾次打。可憐那秋菊又記不住規矩，又不曾看太太的臉色，氣性還是大的，不知

挨了多少次打。四年前，挨了一次大打，又餓了一天，秋菊受不過，氣不過，到了夜裏，一條繩子吊死了。第二天早上，裝在棺材之內的時候，她的舌頭伸在口外，她臉上那種顏色，真是怕人。

春梅跟二太太已經八年了。這八年內挨的打，還沒有秋菊一年內的次數多。二太太待她也不算太壞。她只望着二太太把她給一個男人，省得終日像這樣提心吊膽的就好了。

她現在出落的人材頗不壞。二太太從前喜歡她打扮的好。這幾個月來，太太的心腸變了。打扮的好了，太太說春梅像個妖精；不打扮呢，太太又說她像個蓬頭鬼。這幾個月來，二老爺的神情也不對。唉！老爺那兩隻笑迷迷的眼！太太雖是裝做不知道老爺的心思，可是她的面色真是可怕。

春梅自己想，寧自嫁個小戶人家，也不做小老婆。要嫁，也嫁個年輕力壯

的，年輕的漂亮女孩，誰願意嫁一個鬍子呢？二太太看那個鬍子老爺是個寶貝；就是明媒正娶，春梅還不嫁他呢！春梅不招惹老爺，不錯規矩，不做錯事，不碰太太的氣頭，二太太也不能無緣無故的打人。若是二太太吃乾醋，吃不過了，把春梅給了人，那正合春梅的心願。只要春梅小心，不怕二太太老虎一般的利害。

昨天早晨，二太太搶白老爺的話，春梅聽見了。二太太雖沒有明說，春梅也可以猜到太太說的什麼事。太太生了氣，並且爲了她的事生氣，所以這兩日春梅伺候的更加小心。

今天到了正午的時候，二老爺還沒有回來。一直等到午後一點，老爺還是不回來。

一點半鐘的時候，車夫張順回來說：「徐老爺請老爺去遊頤和園，今天午飯，老爺不回來吃了。」

二太太便立刻叫開飯。二太太的臉都氣的青了。王媽和春梅真是嚇的戰戰兢兢的。他們兩個人把桌子，飯碗，筷子，羹匙，小碟，擦了又擦，擦的乾乾淨淨。上房中間內，所有的一兩個蠅子，也都打死。二太太吃飯的時候，王媽專管上菜和盛飯，春梅在一旁給太太打扇。太太氣忿忿的吃飯，一言不發。春梅和王媽專看着太太的顏色行事，伺候的非常謹慎。上房內真是一點兒聲息都沒有。

一會兒，廚子送來一盤軟炸雞。王媽接了過來，上到桌上。二太太吃了一兩塊兒，嫌不好吃，隨着轉過臉來，向春梅冷笑着說：「春梅！上禮拜日，老爺說你炸的雞，比外面館子裏，都做得好。你到廚房裏炸一盤來。快一點。」

炸不好了，仔細你的皮！」

春梅答應一聲，就掀起竹簾出上房門，到廚房內去了。

等好一會兒，春梅還沒有端菜回來。二太太等的發氣，便叫王媽去催。

王媽立刻帶着臉盆和漱口盂到廚房內去。

春梅

春梅打扇的時候，已經是身上甚熱。到那火爐一樣的廚房內，她不免出汗。等着廚子慢慢的殺雞，褪毛，用水沖洗，心中發急發燥，她的汗出的更多。

等到一切東西預備好了，她到竈前去炸雞，被那火一噴，身上更覺着熱，汗出的越發多了。她只顧得趕快把菜做好，也顧不得拭汗，任着汗去流。一會兒，雞炸好了，裝在盤子內，她剛剛想擦擦臉上的汗，再端着菜走。恰恰這個當兒，王媽端着臉盆進廚房來，說：「春梅！菜做好，快端去罷，太太等急啦！」春梅聽了這話，沒有擦汗，便立刻端起盤子，急急忙忙的到上房去。

到了上房門口，她一隻手端着菜盤，一隻手掀起竹簾，走進房門。正是她一隻腿剛剛走過門檻的時候，不巧，一顆豆粒兒大的汗珠，從頭上滾落，恰恰的，一直落在盤內一塊軟炸鷄上。

二太太已經看見了。春梅只好走進房內，先把那盤菜放在茶几上，用

筷子將那落上汗珠兒的鷄揀了出來，然後抖抖搜搜的將那盤軟炸雞上上去。二太太一塊兒沒動，只叫春梅走近她的前面。

春梅剛走近二太太之前，她的臉上就拍的一聲着了二太太一掌。接着二太太拍着桌子說：「你這樣的好出汗，你到院內太陽下直立立的跪着，等到汗晒乾了，再起來！」

這午後的天氣真是熱。那熱日頭的強烈的光，直射在白地上，把一切的

東西都晒熱的。那白地再把陽光反射上來，把一切的東西更蒸熱了。院子內的花兒，草兒，和樹葉，連蒸帶晒，都有些兒發萎。房簷下喂的鴿子都藏在窩裏，縮着頭打盹。那一對哈巴狗兒，在上房廊簷下，四腳叉開，臥在地上，不住的喘氣。

春梅卻是在上房廊簷台階之外，大日頭底下，面對着上房，筆桿一般直的跪着。

春梅跪在那裏，受着上面毒日頭晒着她，下面地上的反光烘着她。這些光線射在她的頭上，穿透了衣服射在她的身上，不但是熱，並且使她頭上身上有許多地方針扎着一般的作痛。兩個膝蓋尤其痛的利害：那滾熱的地錫的膝蓋痛；全身的重量都聚在兩個膝蓋上，下面又是硬磚地，壓的膝蓋更痛。身上原來有許多的汗，現在汗是更多了，全身的衣服都濕透了，緊緊的貼在身上。

汗出的愈多，口內愈是發乾，極想着喝水。但是水從那裏來呢？敢要水喝嗎？心是愈跳愈快，氣是愈喘愈急。身上和臉上都是紅漲着。她覺着血是一直向頭上衝。耳朵內哄哄的亂鳴，眼睛裏發光，頭是一陣一陣發暈。她却是

不敢不直挺挺的跪着。這是二太太吩咐的！

春梅不曉得跪了多少時候。起初，她是在那裏跪着沒有聲息的哭，以後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流淚了。起初，她清清楚楚的看見王媽端了臉水回來。廚子端菜走，王媽向大老爺那邊去，春梅就看不太清楚了。王媽回來，接着三小姐過來，春梅那就看的模糊了。三小姐彷彿是很關切的看了她兩眼。三小姐是常常替他求情的。起初，她覺得身上痛，膝蓋尤痛，衣服貼在

身上難過，口內喝的難受，氣急，耳鳴，眼花，頭暈，漸漸的，她只覺得發昏，額門內像是插進一把尖刀一般，其他的苦痛都覺不到了。

她却是一向直立立的跪着，一點沒有敢坐下來。她忽然覺得額門內的尖刀一轉，頭痛的同炸開了一般，身子不由的一鬆，便撲到在地。

這時候，院子內一個別人也沒有。只有那無情的太陽光直射在她橫臥在地上的身體之上。

上房東間裏，二太太坐在躺椅上，三小姐在一旁陪坐着，兩個人喝着水過的汽水，在那裏說閒話。

二太太今天真發了大氣。三小姐被王媽請過來求情已經有一點鐘了，還沒有敢說一句替春梅求情的話呢。二太太的脾氣如此，氣頭上求情，不但求不下情來，往往反使丫頭更受罪。三小姐知道這脾氣，在二太太氣頭上一句求情話也不敢說。三小姐進來的時候，看見春梅那水淋淋的身體，又紅

又漲的臉，真是可憐。她一面同二太太說閒話，一面忘不了那水淋淋的身體和那又紅又漲的臉。可是在二太太氣頭上，誰敢說話呢？

等了又等，又過了一點鐘了。那水淋淋的身體，那又紅又漲的臉，不知道在三小姐的眼前轉了多少遍了；二太太的氣也消了一點；三小姐實在忍不住了，便慢慢的說：「二嬸！春梅已經跪過三點多鐘了。二嬸開開恩，叫姪女把她叫起來吧！姪女告訴她以後再加小心，不敢這樣的不乾淨了。」

二太太聽了這話，一聲不響。三小姐怕話說的不是時候，心內止不住的突突的亂跳，一點氣也不敢出，那水淋淋身體和那又紅又漲的臉，在她的眼前，可是更加明晰！

好大一會兒，二太太才說：「你叫她起來吧！」

三小姐說了一聲「謝謝二嬸」，剛要起身出去，忽然聽到王媽在院子裏

大聲喊：

「太太！太太！不好了！春梅，春——梅晒死啦！」

三小姐和二太太聽了，都吃了一大驚。二太太却立刻作出鎮定的樣子，說：「王媽！她死了，是她命短。你大驚小叫的做什麼？你去叫韓升趕快買一口棺材來，將這塊臭肉裝起，抬出去埋了！」

校長

夜 雪

——
□□城的□□大學缺少一位體育主任。請體育主任這一件事，是每年暑假後校長的一個難題。學生們不是嫌主任的技術不好，就是嫌主任不肯賣力氣，再不就是嫌主任脾氣太大。學生們滿意了，這主任就往往與校長合不來。人材真是難得！

好了！數學教授林先生薦了一位張君。張君名烈，字伯烈，北通州人，在上海多年，上海某某體育專門學校的高材生，民國□年遠東運動會五項運動第一名，從前華東足球隊的做中前鋒的一位健將，人又是極熱心教學的，在□□同□□二個學校做體育主任的時候，不但是學生十分愛戴，同事也都是極

其欽佩。現在張君偶爾一時在北京賦閒。

□□大學的康校長遇見這種良材，那肯錯過機會。康校長便立刻求林教授寫一封誠懇懇的信去請。聘書就附在信內寄去。

二

張伯烈到了□□大學。林教授便帶他去見康校長。

在張伯烈的眼裏，康校長是瘦長臉兒，高高的顴骨，兩撇八字鬚鬚，一雙漆黑靈動的眼睛，像貌並不十分惹人厭惡，不過面上的油滑氣息卻也不少。瘦瘦的身個，並不算矮，不過有了那個駝背，就顯着矮了。看他那拱肩縮背灣着腰兒的樣子，誰能曉得他是在美國南方赫赫有名的 PEABODY TEACHERS COLLEGE 畢業的呢？這校長就像貌上看來，實在有一點望之不似校長。

談起來，康校長的話也不多。最重要的幾句是：

「張先生來了，我們學校的體育一門一定是可以有希望了。凡應興應革的事，請隨時告訴兄弟，兄弟一定想法子，竭力往前去辦。」

康校長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態度頗誠懇。林教授信內也頗說這校長是熱心辦學，盡心提倡體育。這次的談話內，康校長也頗露了一些口氣，他是極想把體育一項辦好，而苦於不得其人。大概他是位熱心教育，注重體育的人。油滑氣息，現在在政界內活動的，那一個不有一點兒。像貌不揚，更是末節。張伯烈是來當體育主任的，不是來挑選姑老爺的呀！看起來，一定有些希望，能做一點事，提倡一點體育。既然來到這大學之內，無論如何，一定做一做，試一試看！

體育場內，設備可是極不佳妙。今早校長領着張伯烈來匆匆的看過一遍，現在他自己又來仔細看。

校長既然是位熱心體育的人，爲什麼使體育場糟到如此的田地？前任的體育主任不是個飯桶，定是個專吃閒飯過自在日子的先生。這個體育場收拾的大不像個樣兒。

體育場內，器械確是不少。不過天橋的梯子已是破了；鞦韆架子是歪在一邊；浪橋的鐵環已斷，並且橋木也是朽了；單槓的架子油漆剝落，木頭也裂了幾條大紋；雙槓做的是一點不結實；跳箱的箱子和跳板都不見了，只剩一個底兒。

場內有一個足球場，三個籃球場，一個隊球場，四個網球場。這些球場的地，都是不平的，都是坑坑凹凹的，並且是有不少的凸出來的小石塊。足球場

的球門，籃球場的目標，隊球場和網球場的樁子，都是顏色剝落的不堪了。網球場的樁子，還幾乎根根是彎的，並且是高低不齊，場子的四圍也沒有一點遮攔。網球場和籃球場的界線也畫的不對，籃球場的尺寸過小，網球場的尺寸太大。

除了這些球場之外，體育場內的空地還有許多。可是看不見一個預備練田徑賽的地方。

並且除了這些球場以外的空地，都是草深沒踝。走進草內去，時時的可以發現一堆一堆的人糞。

這個體育場是太壞了！

四

張伯烈認定了第一件應辦的事，是把這體育場整理的像個樣兒。

到校後頭兩個月內，他指揮着體育場內的兩個夫役，終日的收拾。他先下嚴厲的命令剝奪了一切人等在體育場內大小便之自由。以後再動手收拾。體育場內應除的草除去了，應留的草整理了，空地上開了一個跑圈，圈內設了跳高，跳遠，三級跳，擲鐵球鐵餅的地方，球場的地全都壓平了，網球場和籃球場的界線重新畫定了，球場上的木頭什件應油的油，應換的換，其他的運動器械能收拾的完全收拾好，以後再謀添置新東西。

兩個月的工夫，這體育場就完全換了一個樣子。校長喜歡帶領參觀的人來看這體育場。學生們更是喜歡！

五

學生們在張伯烈未到之前，聽了張先生的履歷，已經是歡喜了。既到之後，張先生不但是熱心教授，並且是教的井井有條。學生們學的自然起勁。

學生們看了課餘之時，張伯烈那樣竭力整頓體育場，更是不勝欽佩之至。

從前早晨的健身操，學生有的是托懶不到，有的到了之後隨隨便便舉手抬抬腿，一點氣力也不用。現在早操的時候，幾乎是全到，並且操的是非凡用氣力，非凡帶精神。從前踢足球，打籃球，拍網球的時候，學生大家只是哄着玩玩罷了。現在學生卻覺得這些球類的運動中有無限的微妙的技巧在裏面，實在是有趣。田徑賽，從前學生總以為是無味不願意練的。現在學生覺得這種運動之重要，大家都加意練習了。器械運動的巧妙，學生從前是沒有夢見過的。現在經過張先生一番指點，學生也都用心學習了。

但是張伯烈教得最出色的還是足球。踢遠踢近的方法，盤球法，遞球法，接球法，前鋒的相互連絡，前衛的相互連絡，前鋒與前衛的互相照應，後衛的怎樣衛護，球門怎樣守法，都是教授的非常仔細。學生們自然是異常的喜歡練

習足球。

學生們都以爲今年得了一個好體育主任。

六

事務部中卻以爲今年來了一個多事的，麻煩人的，浪費的，討人厭的體育主任。

校長

張伯烈自從到校之後，就是每日開條子，向事務部要東西。要的東西，往往是從前的體育主任所沒有要過的。不發，他便硬要；他開條子，絕不嫌麻煩，一次，二次，三次的開，開條子不發，他便寫信；寫信無效，他便親自光臨事務部。他的話又是極不受聽的。發的東西，不如他的意，他也是不厭煩的挑剔；不發給他合意的東西，事務部總是不得安生。總之，他要什麼東西，事務部就發什麼東西；他要什麼樣兒的東西，事務部就發什麼樣兒的東西。這些東西，

在那專講究省銅錢的事務部人員看來，簡直是浪費。浪費雖是浪費，不發總是不成。張伯烈真是多事，浪費，麻煩的討厭！同校長說了，校長只答：「好！好！我勸勸他。」可是總不制止張伯烈。學生們呢，幾乎全體一致的說：「張先生對，事務部的人不發東西，令人討厭。這更是使事務部的人員生氣。」

張伯烈也厭惡這事務部。他覺得事務部事事掣他的肘，故意同他搗亂。他要東西的時候，事務部不是說不發，就是發的東西不能用，再不就是發的非常遲緩。有時，條子送進去一個禮拜，尚不發出所要的東西；去問的時候，事務部的人可以說把條子丟了，再開個來吧。無論做什麼事，非費多少筆墨唇舌不可。就是整理網球場這一件事，所須的只是八根木樁，四個網子，球場周圍的遮欄。開了十多張條子，寫了三四封信，都沒有效果。後來還是他親自到了事務部內鬧了一番，方才把木樁，網子，遮欄，等等要了來。甚而至於買足球，

也須費這麼許多氣力。不然，買來的球，只是三四元錢的貨，經學生們踢一天，便破爛了。這樣掣肘，可恨不可恨！張伯烈極想同校長商議一個好的辦法。可是校長終日忙的是校外的事，不常到校，極難得見到。

辦事這樣的不順，實足以使張伯烈短氣。可是學生們學的真有精神，這點精神使張伯烈心不灰，仍然竭力的往前云辦。

七

這幾個月來，學生的成績，確是不壞。田徑賽成績固然是可觀。足球尤其出色。口口大學的足球隊，在口口城，可以算是所向無敵了。到口口城，同口口鐵路之著名的口口足球隊，戰過一次，也奏凱而還。再有一年的練習，眼看着口口大學的足球隊，大有爲華北第一之希望。

學生們不但練習足球，練的有趣；並且同旁的足球隊比賽之時，是極有

sportsmanship 的。

學生們的成績，學生們的熱心，學生們的信仰，使張伯烈真是高興的往下
去幹。

八

張伯烈辦事的困難真是有增無減，一日一日的更加重大起來。辦事困難的程度之加大，數目之加多，與學生學習的精神之旺盛，恰恰是同時並進的。放手辦下去呢，事情實在是難做，幾乎是沒有方法去做；撒手不辦呢，實在是不忍辜了學生的信仰，熱心和努力。唯一的希望，只有靠着校長的助力。校長不是曾經說過極力幫忙的話嗎？

張伯烈想，如要辦事自由，只得請校長指定一筆體育部每年的專款；這筆專款由事務部的會計課專立一個賬目；體育部所需的東西一切由體育主任

購買，賣主憑着體育部的支條到會計課去領錢。

他想着以這個計畫同校長說。可是康校長的面是不容易見的。康校長帶着參觀的人忽忽來看體育場的時候，張伯烈是不便於同校長提正事的。校長每日到校不過一兩點鐘的工夫。在此一兩點鐘以內，去找校長是不容易有機會同他說許多話的。到校長私宅內去呢，也是不容易遇見校長在家。近幾個月以內，張伯烈竭力尋找機會的結果，得與康校長談過三次。每次，張伯烈都是提議體育部應有專款的事。每次，康校長都是滿口說：「好好，兄弟一定想法子辦到這件事。」可是這口頭的允許永遠無現諸事實之一日。張伯烈想着找幾位同事，在康校長面前，說幾句幫忙的話。同事中，有一大半是感着事務部辦事不力的苦痛。每日閒談的時候，他們莫不對於事務部是痛心蹙首的。他們總應該是肯給一臂之助。

但是漸漸的張伯烈覺得許多同事，在談話之中，莫不是痛罵事務部之混賬，在辦事之時，只是甘心忍受事務部之虐政。還有許多同事，不但反抗事務部之辦事顛預，並且連自己分內的事都不經心去辦。這些人只能在說話談天之時，發一些「正言議論」，出一肚皮的牢騷。要想他們這些人，當着大衆，在校長面前，發些負責任的言論，主持一點公道，他們那是決計不肯多說一句話，並且決計不肯說一句激烈話的。同事的幫助是不能有的！

康校長對於張伯烈只是說些空話，不做實事。事務部的人員，對於張伯烈，可是只做實事，不說空話。從前，事務部的人員怕張伯烈發脾氣，罵的次數太多了，事務部的人員漸漸的以張伯烈的話爲「耳旁風」了。並且他們都以爲張伯烈是個瘋子。瘋子發狂的時候，罵幾句人，算一回兒事嗎！並且校長漸漸的以爲張伯烈的提議，是不足輕重的。事務部的人員爲什麼怕張

伯烈鬧氣呢？你張伯烈無論鬧什麼，我們事務部只是給一個不理，你這個張瘋子有什麼本領可施呢？漸漸的，張伯烈辦事愈來愈辦不動。甚至於一個好足球也要不來了。

到了年假之後，張伯烈實在是忍不下去了。他決意寫信與康校長，約一個會談的時間，痛痛快快的說說現在辦事的困難，切切實實的提出體育專款的問題。如果康校長答應給一筆體育專款，張伯烈下學年便蟬聯下去；如果康校長仍是只模稜的答覆，張伯烈下學年便辭職不幹。學生雖是熱心努力，奈事務部事事掣肘，而校長不幫忙何！與其敷衍下去，辜負學主的願望，何如早早的把事情弄清楚？好呢，便做下去；不好呢，便回家去。這樣做，總得算自己盡了自己的責任，學生們也無話說。

康校長約定了與張伯烈於星期三下午三點鐘談話。他們談了半點多

鐘的時間。起初，張伯烈述說辦事困難之時，康校長表示充分的同情，不過代事務部辯護幾句：「他們不懂體育一項的事，老兄不要生氣，隨時指導指導他們，就好了。」說到立體育專款一項，康校長還仍是一味的以不着邊際的話來搪塞。到了張伯烈逼的他不能不說實話了，他才說了一句：「校中無此先例，此事恐怕不容易辦到。」「那麼，下學年，請校長另請高明吧！無有體育專款，事情委實是辦不下去。」「老兄無論如何總須蟬聯下去，辦事困難的地方兄弟還可極力設法減少。老兄萬勿灰心。」校長三番五次的慰留，張伯烈卻終於口頭表示了求去之決心。

張伯烈辭職了。事務部的人員聽了，便說：「這個瘋子不自己辭職，也快要被撵去出了。自己引退，還算有自知之明。」康校長早已吩咐我們不理他那些無理的要求。他如何能幹的下去呢？事故深的同事聽了，便說：「張

伯烈同事務部對開，那不是以雞蛋碰石頭麼？他同校長是什麼關係，事務部同校長是什麼關係？沒有事務部這些人，校長這幾年的暴富是怎樣來的！張伯烈自己心中卻比以前安穩多了。現在曉得事情不能辦，辭職就完了。

九

學生們聽到張伯烈辭職的消息，都以為一個好體育主任又要走了，這可惜不可惜！

學生們三番五次去勸張伯烈打消辭職的意思。張伯烈總是勸不轉來。他總是說，事情辦不下去，只有辭職這一個辦法。

學生麻煩校長的次數更是多。每次康校長總是說一定盡力挽留。後來學生們說，非請康校長使張伯烈辦事上方便，空言慰留是無効的。康校長

也是滿口答應照辦。可是張伯烈辦事，簡直是辦不動了。張伯烈氣得一事也不辦。那氣象興隆的體育場，自然漸漸的又入了那頹廢的狀態。器械是一日一日的壞下去，青草是一日一日的長上去。不久，這體育場又要恢復張伯烈初來時之原狀了。

學生們看了這種情形，便不勸張伯烈，而專去找康校長。受不住麻煩了，一日，康校長正顏厲色的同那挽留張伯烈的學生代表說：「我是極力慰留張先生。可是張先生的脾氣太大。聘書送了五六次去，他都是退回來。昨日我親自送聘書去。他發了大脾氣，竟爾當面把聘書撕爛了。我實在沒臉再去留他！」

學生們絕了望。張伯烈是一定不幹了。

六月底的一天，火車站上有許多口口大學的學生，送張伯烈的行。

車尚未開，這些學生都是半圓形的聚在一輛車的窗子前面，同車上的張伯烈談天。一個學生問張伯烈有沒有撕爛聘書的那一回事。張伯烈聽了，却只冷笑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車開了，學生們一直等到火車出了站，方才散了。

張伯烈走了。學生們失了一位好的體育主任。康校長却又是那暑假後請體育主任的難題了！

胡適之先生的譯著

胡適文存……………	洋裝兩冊，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兩元二角
胡適文存二集……………	洋裝兩冊，三元 平裝四冊，兩元四角
胡適文存三集……………	洋裝兩冊，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二元六角
胡適文選……………	全一冊，一元一角
先秦名學史（英文）	全一冊，二角
神會和尚遺集……………	全一冊，七角五分
短篇小說……………	全一冊，三角
嘗試集……………	全一冊，四角五分

——亞東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
中華民國廿一年八月八版

雪夜(全)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汪敬熙

印刷者兼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作翻必究
此書有作翻必究

